



# 深雪

斯·阿列夫耶夫著  
遼寧人民出版社

# 深 雪

斯·阿列夫耶夫著

王 振 興 譯

桴 鳴 校

遼寧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瀋陽

## 內 容 說 明

這是描寫蘇聯偵察人員和外國間諜進行鬥爭的小說。  
原發表在蘇聯“火星”雜誌一九五五年七、八期上。

在一個冬天的深夜裏，一架沒有標誌的飛機偷越過蘇聯國境，在一個無人地區上空投下了兩個特務。一個當即被擒。漏網的特務，毒害了一個當地公民，頂名冒姓鑽進重要企業內部來從事破壞活動。當他的來歷引起別人懷疑時，他就用一種特殊武器殺害了懷疑他的人，並且佈置疑陣，準備逃走。但儘管他想盡了種種辦法，也掩蓋不了他的罪行，也蒙混不過經驗豐富的蘇聯偵察員。最後，這個狡猾的特務終於在深雪中被捕獲了。

文中插圖凡未標作者名的均為發表在雜誌上之原圖。

## 深 雪

[蘇]斯·阿列夫耶夫著

王振興譯 杼 鳴校

☆

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瀋陽市軍署街二十三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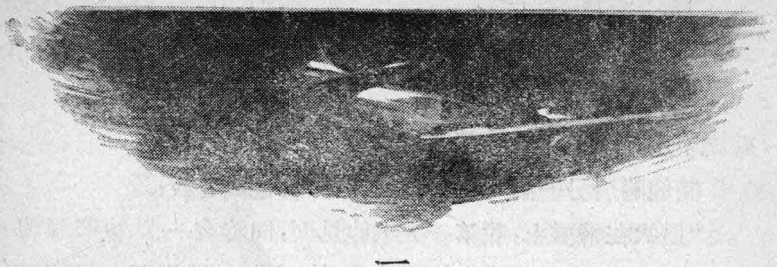
瀋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出字第一號

瀋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瀋陽發行所發行

編號：4290·767×1092 耗 墨·1% 印張·28,000字

一九五五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八月第二次印刷

印數：25,080—60,126 定價：一角六分



冬天的深夜裏，一架沒有標誌的飛機，從高空越進蘇聯國境。



離居民點很遠，在一片荒無人煙地區的上空，從敞開的機艙門裏，迎着狂風怒號着的寒冷的天空跳出來兩個人。着陸後，他們就向地平綫上的一片樹林奔去。進入密林以後便燃起一小堆篝火，把降落傘割成碎片，一塊接一塊地拋進火堆焚燬。然後，他們走出了樹林：一個往南，另一個往北。

早晨，天氣變得暖和些，落下鵝毛大雪，颳起風來，暴風雪來臨了。

往北走的，正午十二點在安東諾夫村邊被擒了。暴風雪怒號了三天，所有的道路都堵塞了，鐵路和汽車等交通運輸都停頓了。村鎮好像被埋在大雪堆裏。深雪覆蓋了另一個跳傘者的踪跡。



在安東諾夫村邊落網的傢伙供出，他是在甄別營裏被外國諜報機關網羅去的，在西德間諜學校受過訓練，最後被空投到



蘇聯來進行破壞活動和刺探情報。

問他關於另一個尚未捕獲的特務時，他回答說：

“這次在飛機上，我第一次跟他見面，同時有一個外國諜報機關主持這次空投的軍官伴隨我們，他不准我們談話。這個軍官用一個很怪的名字稱呼他，叫他墳蓋。着陸後，墳蓋繼續保持沉默，只在我們分手之前，他突然問我：‘你到過諾溫斯克城嗎？’

我說：沒到過，同時也問了他一句：‘怎麼，你是到那兒去嗎？’

‘這與你無關。’墳蓋說。

他再什麼也沒有說，我們就分手了。”

春天，雪融化了，在基洽特闊火車站附近，離跳傘着陸的地方四十五公里的一個凹地裏發現了墳蓋的屍體，已經被狐狸啃爛了。看樣子，他是遇上了暴風雪，在曠野裏迷失了方向，筋疲力盡，凍僵而死的。

同第一個跳傘者一樣，在墳蓋身旁也發現了偽造的蘇聯公民證、手槍、烈性毒藥、手提電台、密碼表和大量的蘇聯紙幣。

這樣，就了解到了，外國間諜機關是對開始了大規模工業建設的諾溫斯克城很感興趣。因此也可以想到外國諜報機關還會進行新的嘗試，再向諾溫斯克派遣它的奸細。

## 二

會計員米契夫逐項核對了數字之後，打算抽口煙。他從刻着三個勇士的銀質煙盒裏拿出一條薄紙和一捏菸末，捲起煙來。

這正是會計室工作緊張的時候，過幾天諾溫斯克“塑膠”殘廢者生產合作社的職工們就要發薪了，所以幾個會計人員正忙



於一些必要的核算工作。

米契夫一面捲紙煙，一面仰靠在椅背上，漫不經心地環視着會計室。

除他以外，屋子裏還有三個女人：

記賬員庫茲米娜、安娜托里耶娃和出納員布波諾娃，她們忙於擺弄計算器和打算盤。

生產合作社管理委員會主席辦公室的門是敞着的，可以看見主席

綏明·格里果利也維赤·郭其涅夫坐在桌旁翻閱郵遞員剛剛送來的報紙。

辦公室裏有點冷。屋外是刺骨的嚴寒，剛升起的火爐還沒把屋子烘暖。

米契夫把捲好的紙煙塞進煙嘴，拉開桌抽屜，打算拿出放在裏面的火柴。

他沒有立刻找到，因為火柴盒摻混在文件裏了，於是他瞅着抽屜，翻轉着文件夾，責罵着自己的東西太亂。

當米契夫終於用手指在抽屜的一角觸到了火柴匣時，主席辦公室裏忽然傳出一聲槍響，使米契夫和女會計人員們都打了個寒戰。他們放下了工作，向敞着門的方向望去。

大家都看見郭其涅夫慢慢地向左方栽下去，離開了椅子倒在地板上。

在他辦公桌的上方可以看到一小團青煙，不脛一秒鐘就消

散了。職員們嗅到了從主席辦公室裏傳出來的一股火藥氣味。

米契夫奔進主席辦公室，向躺在桌旁的郭其涅夫彎下身去；嚇呆了的女人們留在原地一動也不動。

管理委員會主席已經死了，右眼上方有個小圓洞。

米契夫認為郭其涅夫是自殺了。

他拿起電話耳機，等待着接話員的答話，同時查看着主席的辦公桌和地板，想找到手槍。但卻沒有發現任何武器。

幾分鐘後，偵察員、法醫、民警都來了。他們穿着大衣，皮帶上掛着霜雪，使屋裏感到更加森冷了。

偵察員細心地檢查了辦公室和郭其涅夫的屍體。

事件發生的當時，辦公室裏只有郭其涅夫一個人。

唯一的一扇門是通向會計室的，當時會計室裏，除了會計員和三個女人之外，再沒有別人了。

臨街的兩扇窗都關得緊緊的，紙條封着窗縫。通過結滿着厚厚一層霜花的玻璃，透進冬季早晨陰霾的微弱的光綫。

主席辦公桌上放着報紙和打開着的文件夾。

“武器哪兒去了呢？”偵察員一面搜查着主席辦公室，一面想。經過幾分鐘的詳細搜查，最後他只能無可奈何地認定室內確無武器。

審訊了親眼看見郭其涅夫從椅子上倒下去的會計人員，也沒能給偵察員提供出任何綫索。忙於自己工作的會計人員們，只聽見了槍聲。

第一個跑進主席辦公室的米契夫也沒發現武器。但是郭其涅夫的頭部確實是被手槍子彈打穿的，並且找到了子彈頭，它是撞到主席辦公桌上方的石灰天棚上，撞出一個小凹痕，然後落到

地板上的。

確定了彈道之後，偵察員和法醫判定郭其湄夫是坐在桌旁，頭部俯在桌上自殺的。開槍時，槍筒是自下而上對着郭其湄夫的臉。

不見武器，這倒是一個謎。

又把辦公室搜索了一遍，同樣毫無結果。

“等等！”偵察員突然喊了一聲：“彈頭倒是手槍子彈，但是彈殼在哪兒呢？”

又搜查了一遍，但主席辦公室和會計室裏都沒找到彈殼。而現有的各種型式的手槍，在發射之後，彈殼總要自行跳出的。

有人從會計室或從窗外向管理委員會主席開的槍——這種推想不止一次地閃現在偵察員的腦中。

但是事實——槍彈的路綫，辦公室的窗子完整無損並緊緊地封閉着——與他的推想是相互矛盾的，這就使偵察員不得不把這種毫無根據的認為是殺人案的想法立即丟開。

最後，偵察員確信在這個辦公室裏是找不到武器的了，便又開始訊問證人。

然後，他准許生產合作社的職工們進入主席辦公室，因為他們很久就想擠進來看看死者郭其湄夫。

這並不是他們單純的好奇。

管理委員會主席在生產合作社的成員中是受尊敬和愛戴的。突如其來的噩耗，引起大家真摯的悲傷和莫大的疑慮。郭其湄夫是一個生活樂觀、很有風趣的人，所以他的死是百思不可解的。



### 三

偵察員塔達里諾夫剛從法律學校畢業。處理郭其涅夫自殺案件是這位年輕法學家的第一次獨立工作。當他接到命令急速出發到肇事現場的時候，他坐在小汽車裏，腦子一直思考着還記憶得很清楚的教師所講的偵察類似這種案件的方法和手段。可是他在現場所碰到的竟是那樣出乎意料的事，使他從偵察一開始就陷入了僵局。第一，他找不出足以促使郭其涅夫自殺的任何原因；第二，郭其涅夫自殺用的手槍，不知怎的竟神秘地跑出了辦公室。

塔達里諾夫回到本機關之後，首先向民警局長報告了自己的疑慮。

塔達里諾夫在報告的時候，一位上了年歲的具有一副黝黑而剛毅的面孔的陌生高個男人走進了辦公室。

他像老朋友似地向局長打過招呼，然後脫掉黑色半截皮大衣，裏面穿着草綠色短上衣和藍色軍褲，褲腿塞在白色細毛毡靴筒裏。

局長給他介紹了塔達里諾夫。

“科列斯尼可夫中校，”那陌生人自己介紹說並和塔達里諾夫握了握手。

“繼續說下去，塔達里諾夫，”局長說。“噢！彼得·瓦西里也維赤（譯者註：科列斯尼可夫中校的名字和父名），您也聽一聽：我們所談的事，似乎是超出一般的案件的範圍了。”

偵察員說完了，注意傾聽他的報告的彼得·瓦西里也維赤問道：

“屍首還在辦公室裏嗎？”

“是的，”偵察員答道，“我正想請求批准把它送到停屍所去。”

“假使您不反對的話，”彼得·瓦西里也維赤對局長說，“我倒可以去看一下，事件是怎樣發生的。”

“當然，彼得·瓦西里也維赤。如果您能提供自己的見解來幫助一下偵察員，我是很高興的。”

……短短的冬日過去了，天黑了。

塔達里諾夫擰開了台燈。

坐在生產合作社管理委員會主席辦公桌旁的彼得·瓦西里也維赤在明亮的燈光下，睜縫起眼來。

“怎樣，咱們來總結一下吧！”他對塔達里諾夫和法醫說，“情況迫使我們推斷郭其涅夫自殺用的武器一定是很特殊的。它的外形根本不同於一般的標準武器，不同到你們在這個辦公室的物品中竟不能夠發覺它。可是它當然一直是在這個屋子裏未動，而且毫無疑義，你們的眼睛已不止一次地看到了它。”

“您也看到了嗎？”偵察員問道。

“當然，我也看到了它，”科列斯尼可夫中校回答說，“我甚至於也許能夠指出這個武器的一些技術策略方面的材料。

首先，它不是自動手槍，你們沒發現彈殼，就足以說明這一點。死者使用的武器沒有退殼鈎，因此彈殼還留在彈艙裏。

同時也不是左輪槍，它沒有鼓輪，這個武器顯然只能裝一顆子彈。

第二，槍身非常短，因此彈頭飛出幾公尺後，就失掉它的殺傷能力。請看，它連天棚上的石灰都沒打下來，只撞出一個小

坑，就落在地板上，毫沒變形。

第三，這個武器沒有槍柄或槍托，所以射擊時，坐力使它從手裏滑出。

第四，這個武器的一切金屬部分，都是用最輕金屬製成的，大概是用硬鋁做的；看樣子，這個武器只能使用在稀有而且特殊的情況下。

第五，這個武器沒有任何瞄準裝置，只能短距離使用。

第六，槍口上裝置着一個小蓋，在射擊時自動打開，射出子彈後，可能是由於彈簧的作用又自動地關閉起來。

最後，它的口徑與一般的不同；它的子彈表面上雖然很像‘TT’牌手槍的子彈，可是實際上，它要小二公厘。”

偵察員和法醫驚訝地聽着科列斯尼可夫的話。

塔達里諾夫忽然忍不住了，再次打斷了他的談話：

“您這樣確信地對我們描述這個武器的構造，簡直可以認為您已經把它拿在自己手裏了。”

“你說對了，”彼得·瓦西里也維赤微笑地回答說，“現在我確實把它拿在自己的手裏呢。”

塔達里諾夫認為這位中校在說玩笑，因為他手裏除死者的自來水筆而外，別無他物。

“看吧！就在這裏！”彼得·瓦西里也維赤把自來水筆伸給塔達里諾夫和法醫，“這就是武器。”他看到談話對方仍不置信的神色又補充說：“看樣子，口頭很難使你們信服。那末讓我來介紹一下這個武器的構造吧。不過在卸開之前，我先向你們說明一下我們將要看到的它的內部構造。裏面有一個短筒和彈艙，順便說一下，彈艙裏將有一個空彈殼，一個撞針和構造非常簡單的槍機。”

科列斯尼可夫一面說，一面迅速地卸開了自來水筆。

鋼筆的構造與剛才科列斯尼可夫所說的毫無共同之點，這倒使已經準備同意科列斯尼可夫的話的塔達里諾夫和法醫感到失望。除了裝墨水的橡皮囊和用一般方法安上去的筆頭而外，鋼筆裏再沒有發現任何東西。

但是，塔達里諾夫却裝做細心查看卸開的鋼筆零件的樣子。他覺得做為一個下級，在這種情況下，不好意思直看幾分鐘前還那樣胸有成竹，而現在恐怕是很難以為情的彼得·瓦西里也維赤了。

但塔達里諾夫還是終於看了科列斯尼可夫一眼。

使他驚奇的是在彼得·瓦西里也維赤的臉上並沒露出失望的表情。科列斯尼可夫正在緊張地思考着什麼。

當沉默已經到了難忍的時候，偵察員打斷了他的沉思。

“您的論斷錯了，中校同志。”偵察員說。

科列斯尼可夫小心地把墨水囊裝進塑膠質的鋼筆管裏，銳利地答道：

“不是我的論斷而是我們大家的論斷錯了，同時不是論斷武器的性質而是論斷整個案件的性質錯了。郭其涅夫的死，不是自殺而是被殺。”

科列斯尼可夫把鋼筆放到空鉛筆盒裏，從筆記本上扯下一張紙，很快地寫了幾行字，然後叫進來一名守在會計室裏的民警，把鉛筆盒和紙條交給他，要他趕快送到民警局去。

#### 四

辦公室裏保持了長時間的沉靜。

牆上的掛鐘諧調地敲了五下。最後一下鐘聲慢慢地在屋裏靜下去以後，塔達里諾夫高聲問道：

“您做出他被殺的結論的根據是什麼呢？難道死者的自來水鋼筆呈現出它應有的本色——一個普通的書寫工具，而不是殺人武器——這就是根據嗎？”

“你說的完全正確，”科列斯尼可夫回答說：“正是這一點促使我堅定地聲明：我們所處理的案件乃是經過周密籌劃的殺人案。”

“可是，您說關於武器性質的問題，您並不改變看法。可是您認為武器是裝在鋼筆裏，這種推測只是為了解釋辦公室裏沒有發現手槍，因為自殺者不能在死後把武器藏到別的地方去。但是現在您又認為是被殺，那麼還需要這種荒誕無稽的殺人鋼筆幹什麼？其實，認為兇手用某種不可理解的方法潛入了辦公室，殺死了郭其涅夫，在行兇之後又把武器隨身帶走，豈不簡單？”

“我並沒說兇手進入辦公室，對郭其涅夫開槍。還在我來以前，你們已經完全確信出事時辦公室裏只有主席一人。即便是郭其涅夫是自己對自己開的槍，這也不是自殺而是被殺。”

塔達里諾夫跳起來，急的在辦公室裏來回踱着。

“換句話說，是罪犯迫使郭其涅夫自殺的，使他陷入精神失常狀態，乃至把子彈射進自己的腦門兒裏。您是這個意思嗎？”

“不是，”科列斯尼可夫答道，“在開槍的時候，郭其涅夫完全處於精神正常狀態。他向自己開了槍，可是自己却沒意識到這一點。他還以為他是在做平日早晨應做的事——翻閱給他彙報來的文件並寫批示。”



“就在這時候，他的鋼筆突然響啦？”

“我想是這樣的。”

“但是，死者的鋼筆，却是一支普通的鋼筆呵？”

“在響的當時，是另外一支。”

“可是它在哪兒呢？”讓科列斯尼可夫這一席話弄得莫名其妙的塔達里諾夫大聲喊道：“幾分鐘以前您還論證說武器就在這個辦公室裏呵。”

“那正和當時我們所認定的錯誤結論——也就是說郭其涅夫是自殺的——完全吻合，”科列斯尼可夫鎮靜地回答說。“果真如此，那麼武器就一定會在這個辦公室裏。而現在我們既然拋棄了先前的自殺的說法，因此也就得改變對武器下落的推斷。武器是不在這個屋子裏了，兇手已經抓到機會把它帶走了。”

“說來說去，兇手還是來過這間屋子！您這不是前言不符後語嗎！”

“你有些激動，沒有注意到我的思路的過程。郭其涅夫開槍的時候，屋裏確實只他一個人。兇手是在這以後才進屋的。我現在已經能够很清楚地想像出這一切發生的經過。

你說過管理委員會主席在戰時受過傷，兩手被地雷炸傷了。左手比右手的傷輕一些，因此郭其涅夫改用左手寫字。殘廢使他在寫字拿筆時，上尖端要對着自己的臉。

兇手在昨天晚上或今天早晨偷走了他的鋼筆，換上了他自己的，就是我剛才談過的有特殊裝置的鋼筆。顯然從表面上看，兩支鋼筆是一樣的。

郭其涅夫坐在桌旁，打開卷夾，開始翻閱裏面的文件，然後取出鋼筆準備寫字，但發現鋼筆不出墨水。他，就像平常在這種

情況下一般人所做的那樣，首先用力按壓了一下筆頭，於是就引起了子彈的發射：這武器可能是靠按壓筆頭而引起發射機關的開動。請你注意一下卷裏的文件，發射的坐力使筆尖觸到文件的左上角，扎透了好幾頁紙。

對我們來說，現在極端重要的，是確定下列問題：蓄意殺害管理委員會主席的人，在昨天晚上或今天早晨一定直接到過他跟前，並出其不意，給他換了鋼筆。當你允許職工們進入這個辦公室時，兇手就夾在他們中間，他利用屋裏擁擠紊亂的機會又把鋼筆偷換回來了。

我們差不多可以有把握地說：兇手就在生產合作社裏工作。”

塔達里諾夫多少安靜了些，但他却帶着懷疑的微笑聽着彼得·瓦西里也維亦說完了以後說道：

“您的見解非常有趣，但它並沒有現實的事實做基礎。”

“很簡單，這些事實並不會浮現在表面上，”科列斯尼可夫反駁說，“假使你願意把這無疑是一件麻煩的案件勝利進行到底，我建議你從我所講的那些前提做出發點。這很容易做到，但須徹底丟棄自殺的看法。”

“跟您談話中我急躁了一些，”塔達里諾夫回答說，“雖然如此，在我沒得到任何事實來證實您的論斷以前，我是不能輕信的。”

“只要你開始按着我所提出的方向行動的話，事實就馬上會像雪片似地紛飛過來。

來，讓我們把目前所了解的關於郭其涅夫最近幾天的情況整理一下。

你報告過：郭其涅夫昨天夜裏十二點離開辦公室的時候（因為管理委員會的會議拖延了時間），曾用自己的自來水筆簽署了幾份文件。就是說，昨天鋼筆還在他手裏。而我們在郭其涅夫的桌子上發現的鋼筆是生產合作社的產品。正是他平常使用的那支。

郭其涅夫今天早晨進辦公室以前，先到過各個車間並跟很多工人談過話。在巡視各廠房時，足有幾十個人挨近過他身邊。如果只從距離的角度來看問題，那麼生產合作社任何一個工作人員只要手脚利落，都能從他上衣的側兜裏換出他那支突露在外面的鋼筆。

你指出過一個特殊細節：跟工人談話時郭其涅夫從來不用筆記。他記憶力很好，工人們一切意見和申訴不用筆記本他都能記住。他已習以為常，所以今天他只是回到辦公室裏才使用了這支鋼筆，也就使他喪了命。”

“從我的彙報裏您算抽出了一切能够支持您那種奇怪的論斷的材料。”塔達里諾夫說。

## 五

彼得·瓦西里也維赤沒來得及回答。有人敲門，接着門開了個縫，一副凍得發紅的少女的面孔伸進屋裏來。

“可以進來嗎？”少女問道。

“請進，”塔達里諾夫回答說，並轉向彼得·瓦西里也維赤：“這大概是郵遞員斯克沃爾卓娃，她是最後和郭其涅夫談話的人。我需要聽取她的證言。”

這位姑娘的談話很簡短。

“我是十點鐘到主席辦公室來的。他自己也才剛進來。我說：‘您好，郭其涅夫同志。’他回答說：‘您好！娜金卡。’（註：娜金卡是斯克沃爾卓娃的名字）我說：

‘主席同志，這是您的報紙、鱷魚雜誌和信。’於是他就用鉛筆在發送簿上簽了名，立刻扯開信封，站着讀完了信，說：‘謝謝你，娜金卡。’我告辭以後就走出去了。”

“郭其涅夫在發送簿上簽了名，那末說是掛號信？”塔達里諾夫問道。

“掛號信，紫色信封。”

“你為什麼把信交給郭其涅夫本人，沒交給秘書呢？”

“上邊寫着‘親收’呵。”

“來，塔達里諾夫，”彼得·瓦西里也維亦參與了這個談話，“爲了查對一下，我們再看一看管理委員會主席的卷夾，在卷夾裏我看見了一些別着信封的信件，就是沒注意到有紫色的。”

偵察員仔細地檢查了一遍文件。

“沒有紫色的信封，”最後他說，“而且連一個帶有‘掛號’戳記或‘親收’字樣的信封也沒有。”

“這就奇怪了，”科列斯尼可夫說，“你說過：郵遞員走了以後，郭其涅夫沒離開過辦公室，也沒有給過誰任何文件。”彼得·

